

大师的荷塘系列（三）张大千

——赏荷、画荷，一辈子都不会厌倦！

文 侯晓韬

张大千人物画、山水画、花鸟画无一不精；工笔、没骨、写意各画法纯熟。他被徐悲鸿誉为“五百年来第一人”，当之无愧。

荷花题材的绘画更是张大千一生的最爱。不仅是他，所有中国画大写意画家都喜欢荷花这一题材的绘画，究其原因有两点：一是荷花形象适合以大写意淋漓酣畅的笔墨抒发性情；二是周敦颐爱莲说所阐述的莲之高洁和佛性的缘故，使莲成为中国文人的风骨标志。用张大千自己的话说：“赏荷、画荷，一辈子都不会厌倦！”他爱荷、画荷虽不外乎以上两原因，但还另有缘由。张大千与佛有缘，他虽在二十一岁（1920年）时仅做过100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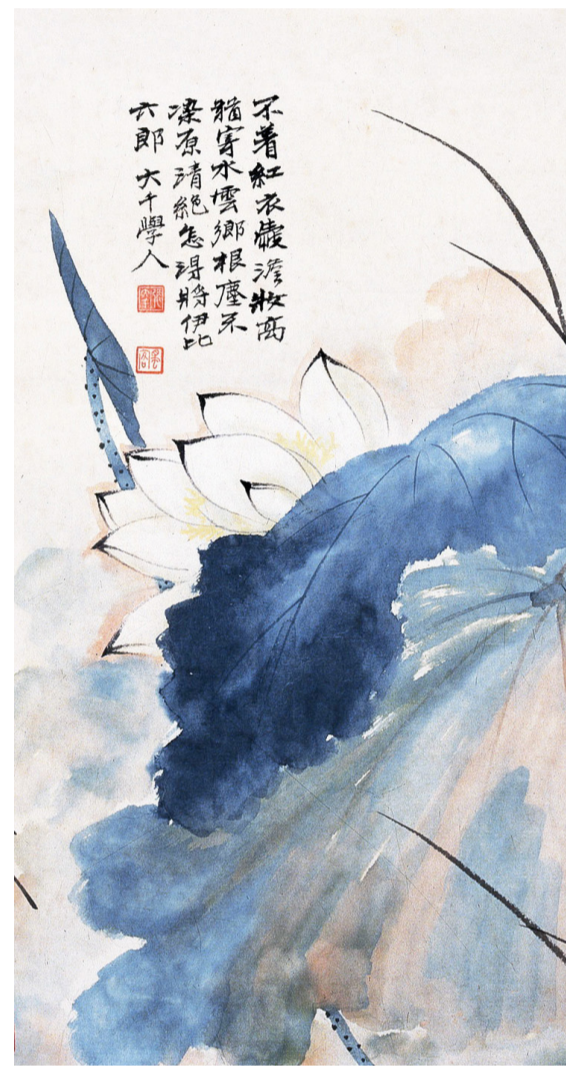
僧人，但他对佛的理解和虔诚是一般人所不及的，从他日后那么虔诚地临摹敦煌就可得到印证，为临摹敦煌他耗尽家资、借钱在荒芜的敦煌苦行僧般地认真临摹壁画，一临就是三年……足以证明他对佛教、绘画的虔诚和热爱。而在佛教中莲恰恰是象征净土和“再生”的生命涵义，莲的佛教涵义自然使得尊崇佛教的张大千对画荷无比热衷，以至于“赏荷、画荷，一辈子都不会厌倦！”

张大千喜爱画荷的另外一个原因，他认为“中国画重在笔墨，而画荷是用笔用墨的基本功。”并且他还认为画荷与书法有着密切关系，他说：“画荷需要正、草、篆、隶四种书法技巧，字写不好，荷也画不好。”还说：“画荷花的杆子要用篆书，叶子则是隶书，瓣子（花瓣）就是楷书，水草则用草书。”他在三十五岁时作的《金荷》，

就被法国政府购藏，对此徐悲鸿曾说：“张大千的荷花，为国人脸上增色。”

张大千认为绘画最重要的，第一是临摹，师古人心；第二是观察写生。所以他非常喜爱养荷。他年轻时住在苏州，庭院里那一池荷花成了他写生的好地方，他三十三岁时住进北京颐和园，常年观察荷花，一住就是五年，长期的写生观察使他对荷花生长规律极为清晰，但他认为：“知道花形容容易，知道花卉的性情就困难了。”故此，他对荷花的风、晴、雨、露，四时、朝夕之情感做了更加精心的观察和研究。他认为：“荷花最难下手的部分不是花，而是杆子，因为一笔下去不得回头，重描就不成画了。”他长期的观察体验，加之对八大、石涛、徐渭等大家的深入临摹使得他的荷花别具一格，风雅而华贵。

谈到他荷花作品的风格，我们不妨从他画荷作品上的钤印和题款一窥究竟。因为中国画发展到清代以后，将诗书画印四位一体化（称为四绝），一幅画作中这四项是综合反映画家水平和作品审美取向的重要标志。下面看看他作品上的题款和钤印，一观张大千心中荷花的审美意象：钤印如“三十六陵秋色”、“冷香飞上诗句”等。题款：“三是鸥世界凉”、“江妃出浴”、“水殿风来暗香满”、“塘坳闲意思池面好丰神”、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、“媚水花开粉未干”、“君子之风其清穆如”等。看完这些款识、钤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荷花是君子之风、是窈窕淑女、是空悠的禅境……



名家故事（一）

张大千：我做和尚一百天

文 张大千

我的未婚妻，原本就是我的表姐，比我大三个月，我们的感情极好，可惜她过早死去。她叫谢舜华，尧舜的舜，中华的华……我由日本回来，本想回内江祭吊尽心，可是正逢张勋在闹复辟，兵荒马乱，我回不了四川，家兄又命我回日本，那年我二十岁。我二十一岁（一九二零年）由日本回来，当时我确实有过念头，今生不愿结婚了。

我家里信奉天主教，但我对佛学很有兴趣……

我当初决心要做和尚，是在松江的禅定寺，主持是逸琳法师，“大千”就是逸琳老方丈为我取的法名。起初，我完全根据佛经，崇奉释迦牟尼的方式：“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。”

当时佛门中声望最高的，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，我决定到宁波去求见谛闲老法师。我由松江募化到了宁波，观宗寺的知客僧对我这个野和尚闭门不纳。我回到小客栈去想办法，就写了一封信给谛闲法师。据说谛闲老法师正在闭关，外人见不到。我这封信发生了效果，老法师回信叫我去见他。观宗寺的知客僧一见到我，大不高兴，说我这个野和尚不知趣，又来麻烦。我笑着告诉他，这一次是你们老方丈请我来的，直到出示了谛闲法师信，他才无话可说，让我进门。

谛闲法师让我去，是看了我的信，认为字里行间颇有灵性。我与老法师天天论道，听他谈经说法。我虽说原本是去观宗寺求戒的，但临到要烧戒时我又怀疑了。

我与老法师辩论，我说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，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，也不兴烧戒。烧戒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，梁武帝信奉佛教后，大赦天下死囚。



赦了这些囚犯，又怕他们再犯罪恶，才想出烧戒这一套来，以戒代囚。我说我信佛，又不是囚犯，何必烧戒，不烧戒，也不违释迦的道理。

谛闲老法师说，你既是在中国，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。他又譬喻说：信徒如野马，烧戒如笼头，上了笼头的野马，才变驯成良驹。我回答说，有不需笼头的良驹，难道你老人家就不要么？老法师笑而不答。

谛闲老法师当时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，我二十刚出头，少年气盛，辩论时老法师好耐心，我曾出妄言说：您老人家是当代高僧，可是我已得道成佛您不知道。老人家笑叱我一言：“强词夺理！”

辩论了一夜，并无结论，老法师并未答应我可以不烧戒。我记得那天是腊月初八，第二天就要举行剃度大典。我

实在想不通，要我烧戒也不甘心，终于在腊月初八那天，逃出观宗寺！

我当时虽然逃出了观宗寺，但我并不是要还俗，我只是不愿意烧戒，我打算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去，投奔一位认识的和尚。到了西湖旗下营，要过渡到岳墓，渡船钱要四个铜板，我当时只有三个铜板。我想他对出家人总可以客气点，上了船，就对他说明我的钱不够，请他慈悲。哪晓得船夫不但不慈悲，反而开口就骂，他说天天摇船摆渡，你们和尚来去多得很，如果个个都要我慈悲，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！

我忍气吞声，心想既然做了和尚，还争什么意气，逞啥子强。过了渡，倾其所有给他三个铜板，心想所欠有限，他会高抬贵手，让我走的。哪晓得他一把抓住我的僧衣不放，破口大骂，骂我

野和尚不给钱。我也开口回骂。更令我恼火的，是他把我穿的和尚礼服“海青”扯破了，游方和尚没有海青，就不能挂单。骂人还不要紧，拉扯之间，船夫竟然用桨来打我，我一怒之下夺过桨来，就把他打倒。他大叫救命，岸边的闲杂人等，也大叫野和尚打人，但是没有谁敢阻挡我了。这件事对我刺激很深，那时候究竟是血气方刚，一点不能受委屈。我开始想到了和尚不能做，尤其是没有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……我仍然到灵隐寺寄住了两个月……

我对上海的朋友不讳言自己的苦闷。上海的朋友们，也认为我长期寄居在西湖灵隐寺不是办法。他们建议：就是要住在庙里，也不妨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来。我同意这办法不错，若到了上海附近，可以经常与朋友接触谈话论画，可免寂寞烦闷……

上海的朋友来信说：已代我接洽好两处庙子，我可以去挂单寄住。他们不告诉我庙在哪里，只约我某月某日坐火车到上海，他们指定我在北站下车，说是来接我，然后陪我去庙里。那一天，我完全遵照他们的约定，到了北站下车，正在东张西望找我的朋友时，人群中突然有人抓住我的手膀子，大喝一声：“总算把你捉住了！看你还能朝哪里逃！”

原来我是被我的朋友“出卖”了，他们不但没有来接我，早已用电报通知我二家兄，由四川赶来，等在月台上抓我！

二家兄免不了把我一顿好骂。当天就动身，把我押回四川，而且回家后就在我兄命之下结了婚。没想到家里已经另外为我订好亲事，结婚这年，我二十二岁，我的原配名曾正蓉。

由松江禅定寺开始，到上海北站月台我被二家兄抓住为止，前后刚巧是一百天。

收藏要懂的装裱学问

整理 文艺

虽说“纸寿千年，绢保八百”，但书画藏品如果保存不善，只怕数十年都难以经受。以下五问，是书画藏品保存方面常见的困惑。

一问：“裱还是不裱？”
答：书画收藏的目的之一便是欣赏，而书画裱后才会有更好的欣赏效果。但如果收藏者所存书画的量很大，一一装裱便不切实际了，只能选择部分先进行装裱。但不裱只是暂时的，从长久传世的角度出发，书画裱件更耐损，而未裱的书画即使存放得当，也不会超过50年。

二问：“哪些书画作品需及时装裱？”
答：有些书画作品用的是脆弱的竹料纸，或极薄的棉连纸，或胶矾过大的熟纸、熟绢及其他笺纸类，这些纸张不可久存，应及时装裱。

三问：“书画托芯存放好不好？”
答：不宜。因书画一经托芯，便增加了厚度和硬度，如果时常舒展欣赏，易使幅面粗糙或出现折痕，且不利日后的装裱，有时需要揭裱后再重裱。

四问：“裱好后该如何存放？”
答：书画裱件必须包装后存放。可配以木盒、锦盒盛放，也可用布袋或塑料袋存放，且装袋后要封住袋口。至少也要用报纸包裹，然后存于多格书画橱或书画架内。存放宜平摆，不宜竖置，更不可捆放或堆放。如受条件所限而不得不捆放时，每轴要多裹两张报纸。无论何种方式存放，都应注意防潮、防热、防风、防污、防压力、防虫蛀、防鼠害。

五问：“未裱的书画如何存放？”
答：有两种方法。一为卷存，即在书画的下面衬一层幅面比书画幅面稍大的宣纸，以报纸卷为轴，将书画卷成卷，要卷得熨帖，防止出现褶皱、打叠或边缘不齐，再以报纸包裹，置于画盒内；二为展存，即先将每幅书画芯下面各衬一层宣纸，一一相摺平铺于案板上，大幅面在下，小幅面在上，再在上面覆盖几层报纸，并加盖塑料膜，不宜压以重物。此法对书画最为有益，但较占地方。书画切忌折叠存放，因折叠存放，不经数年便会在折处出现断裂或留下黑色折痕，装裱时很难去除。